

## ※周策縱教授紀念專輯※

# 「周策縱教授紀念專輯」弁言

嚴志雄\*

一代文史宗師周策縱教授 (Professor Tse-tsung Chow) 於本年五月七日仙逝美國北加州，旋歸葬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(Madison, Wisconsin)。教授一九一六年生，享年九十一歲，屬高壽矣。「棄園」主人竟逝矣，哲人其萎，泰山其頽，而典範長存，學者宗仰，師可無憾矣。

二〇〇一年七月，周師為《周策縱自選集》製序，自述一九四八年旅美以後著述宗旨三大端：一者、「立定志願，凡自己所寫的，必求有新的發現」。力求新意、新詮釋。一者、在考證方面，注重實證。「凡歸納或推論，須盡可能合于邏輯，少發無邊際、不加制約的空論」。且提倡「自訟」法，「以當下之我難當下之我」，寧出多面之詞，不出一面之詞。師直言，此一堅持既有乾嘉考證學派的影響，亦曾受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，尤其是英、美、法、德漢學家的啟發。一者、強調學術、學院式的「規範」，注重知識的累積。自言：「我在這方面往往花了不少篇幅陳述前人的說法，然後提出自己的主張，這就難免『辭費』和冗長了。這可能是我文章的缺點，卻也是寧願有的缺點。」<sup>1</sup>周師之追求嚴格若此，而師壯歲以後著述，確能發揮傳統考證訓詁之精慎，而開拓之以西方治學法度之嚴謹周密，議論大破大立，成一家言。六十年代以降，師享譽中西學界，垂四、五十年，良有以也。師言：

總地說來，我大半生的著述以情趣或興趣為基點，發言希望有新意，企圖照顧平衡正反兩面，研究與學術注重知識的累積。以上幾點大致可用「情」、

---

\* 嚴志雄，本所副研究員。

<sup>1</sup> 周策縱著：《周策縱自選集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-2。

「理」、「學」三個字來概括。而我一生的著作既然定出不少要求，當然就成績菲薄，難有巨製了。可是我的興趣到底還包括有義理、考證和辭章三個方面。正不妨用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來自我解嘲吧。<sup>2</sup>

師之謙遜如此，師自信自得之情亦溢於言表。師何嫌乎「成績菲薄」？師一生著述不輟，一九六〇年哈佛大學出版師之英文專著 *The May Fourth Movement: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*（《五四運動史》），原書及譯本至今一版再版，為治中國現代史、現代思潮、新文化運動者必讀之書。師中歲以後，治學重心漸移至中國古代文史考論、古文字及名物考釋、文學理論、《紅樓夢》研究等，於各領域均自闢蹊徑，卓然名家，復能熔鑄東西方各學門方法、知識於一爐，縱橫排奭，不株守於尋常法度規繩，議論博洽精詳，材料繁富，想像力驚人，洵近世而來少得之通人，堪稱一代宗師而無愧。師於六、七十年代出版《〈破斧〉新詁：詩經研究之一》及《論王國維人間詞》二書。嗣後於一九八六年出版《古巫醫與「六詩」考——中國浪漫文學探源》一書。晚年結集研究《紅樓夢》之重要論文為《紅樓夢案——棄園紅學論文集》（2000年香港版、2005年大陸版），而研究古文字、文獻之論文都為一集，命名《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》（2006年）。一九九七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刊行《棄園文粹》，二〇〇五年山東教育出版社邀師出版《周策縱自選集》，頗可循覽，以窺師去國以後著述之大要。周師長期於海外推廣《紅樓夢》研究，一九八〇年六月於威斯康辛大學召開國際《紅樓夢》研究大會，群賢畢至，一時盛事，至今仍為學林佳話。師輯會議中文論文為《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交香港中文大學於一九八三年出版。又倡導以「人文」(the humanities)為指歸之中國學研究，主辦會議並編輯出版英文論文集二卷，即 *Wen-lin: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*（文林：中國人文研究）（1968年、1989年）。師餘力且及譯事，中譯泰戈爾詩作二集（臺北初版於1971年，1994年大陸新版）。師之書稿文稿生前未及整理行世者尚多（詳參本專輯〈周策縱教授著述目錄〉）。師於學術，執著追求，終身以之，其貢獻及成就早已聞名遐邇，不煩小子贅述。

周師且真詩人，性情中人，世事洞明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。師於詩，舊體新體兼擅，數量以舊體為多。二〇〇六年同門陳致教授為師編定平生所製為《周策縱舊

<sup>2</sup> 同前註，頁3。

詩存》一冊，收詩逾千首，蔚為大觀。（今特重刊陳教授為《詩存》所作序於本專輯中，以供讀者參考。）《詩存》書首有周師題辭，集中收入師自一九二九年至二〇〇三年之作，大部分已繫年，而創作時地因緣及旨趣，師多有按語，乃至於時賢唱和之什，集中亦偶有收錄。近蒙王潤華教授惠告，周師之新詩全集《胡說草》日內亦將在臺出版。（《紅樓夢》第四十八回中，寶釵說：「原來詩從胡說來。」）《胡說草》收師一九三〇至二〇〇三年間所寫新詩共一一六首。集係周師、師母吳南華女士及王潤華教授合編；師生前手訂，病中師母為再補充所能尋獲作品，二〇〇六年五月書稿郵寄在臺門人王潤華教授代理出版事宜，王教授又為增入集中失收師早歲出版新詩集《海燕》（1961年）中之若干作品，師平生所作新詩遂大備於《胡說》一集。

周師酷愛藝事，其書精妙，飄逸中見沉著，老辣中見簡拙，自成一格。亦治印、繪畫。性樂觀爽朗，平易近人，愛小孩、動物。我初謁師門時，師已七十餘，身體猶壯，健飯，能盡三大碗。善談好客，每至四座皆疲暈不可支，師仍滔滔不絕，不肯放人。開車率性任為，極危險。「棄園」樓三層，甚寬展，盡為書籍圖冊所淹沒。疾錯字如讎，賜所著書、文，皆親手校訂，改正錯字於眉端。周師春風化雨，桃李滿門，海內外門弟子各有成就。師以學人而不廢吟詠，創作不輟，宜乎過去四、五十年來，門下執弟子禮者，一半學者，一半詩人。

周師對知識、對學問、對討論的渴求は無窮盡的，永難滿足。二〇〇五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為《紅樓夢案》刊行大陸版，老師把個〈後記〉都寫成了「個人啟示」(personal ad)了。他說：

我很高興我的《紅樓夢案——周策縱論紅樓夢》能出大陸版，因為我多年來參加過多次在中國各地召開的紅學研討會，和許多紅學家都有接觸。所以這次我的《紅樓夢案——周策縱論紅樓夢》如能出大陸版，許多在大陸的朋友有給我指教的機會，那將是再好不過了。

我現在乘這次此書即將出大陸版，特別要求大陸上和我相識的朋友給我指教。我在美國的通訊處是：

Professor Tse-tsung Chow  
1101 Minton Road  
Madison, WI 53711-3140  
U.S.A.

這是我家的永久通訊處，即使每年冬天，我會去加利福利亞州舊金山附近度寒假，郵政局也會把信件轉到那裏的。

2004年10月<sup>3</sup>

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陌地生民遁路棄園，永存在我們心裏。只是以後發表了文章就再不能寄到棄園去了，也再不能期望很快就會收到老師動輒數頁紙的親筆回函了。

五月，噩耗東傳。海內外門生故舊、學界同仁為之黯然神傷不已。志雄乃函請王潤華教授、洪銘水教授、鍾玲教授、何文匯教授、周昌龍教授、陳致教授撰寫紀念詩文，以表對周師之悼念與緬懷，並回顧師之學術成就與貢獻於萬一。除陳教授外，諸位教授均為周師之早期學生，游於師門垂三、四十載，知師之生平、行事、志業、成就最稔。王教授、洪教授、鍾教授三位且係周師《五四運動史》中文本之翻譯者。陳致教授則周師晚年得意弟子，去歲為師編定《周策縱舊詩存》行世。諸位教授事極忙，但都慷慨應諾，盛情可感，於此特致謝悃。

詩文一輯，權作心香一瓣，薄奠周老師在天之靈。

2007年10月9日

嚴志雄敬述於臺北中央研究院

<sup>3</sup> 周策縱著：《紅樓夢案——周策縱論紅樓夢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378。

實秋先生：

二月間到台北得兩次就聆教益，殊所欣幸，歸來收到墨箋，更是高興。專書到熟老到，已題之蓮聲，紙書身不濫費。飛看藏有王相統自書法中堂二幅，故友亦往，以老到二字評讚之，此看來是難到之境界，只作家者猶然，非尋常書法家所能比也。限可久曲詞清快，讀了令人怡神悅性，「數向茅屋，藏書於卷」，今故園所藏，已俵于此，袖覽墨韻，亦足以自適。套書有青松十五株，套向松花呈粉紅色，極優，惜未知其子釀酒，唯數年前曾自釀櫻桃與蒲公英酒者不累。蕭公權先生往年曾有詩為咏此，「孔林為木，吳宮蔓草，林之廟宇猶



1992.5.11

二

數句和我近年遊覽些臨經歷極巧合，蓋前數年曾遊孔林宿孔府三夕，訪金陵秦淮，以陵甘他二星期，亦曾重訪長沙岳麓山高廟及愛晚亭，故讀。今日先生書此曲詞，豈不大驚拍案歎書，這兒特抄呈民七十年抄作小詞，稱未亦吳望蔓草，但教及我昔居金陵兩年任吳佳佳席官邸，辭職來美前又居珠江邊，教月今錄以表久欠「詩眼倦天涯」耳。

夜飛鵲 用清真韻

重尋舊時屋，惟剩凄其。尋到夜色餘輝。青溪曲岸，翠芳歌，沈沈煙霧縹緲。徘徊憶經路，已蛩蛩哀哀密菴，風梅殿旗。斜在小院，念從前、兩落都連。 饒藏階前歡難捨，情事已無痕，欲與誰歸。還悔當年輕別，吟箋拋盡，陳跡全迷。柳絲吹斷，便天涯、飄泊雲齊。僅昏鴉依棧，殘鐘暗數，月影沉西。



1992.5.11



第3頁

此稿字似多不敢獻觀，只因「吳荊楚草」句引起，且楊軒理之書，謬誤，既京，遂將老，故句故系上之正。

承惠然大書，雅舍小語，「雅舍散文」及專序，伯拉白哀緒情思的傳抄，及「鐵馬南傳」，拜讀至喜。你的散文和小說，真不愧雅舍之名，極富雅趣，這和當代詩多繁瑣累贅，食而不化的作品，大不相同的。鐵馬南傳，故事動人，前不久，這兒曾視上至播管，以此故事的老影，效果也很好。

專作「副刊與我」中談到用秋郎筆名時，引冰心女士用崔鄭句「侯以入深似海」，以此謂即是陸人作「米」，入深似海，從此秋郎是陸人，改用「朱」與「秋郎」自是巧妙。惟「似」是作「如」，方有平仄，亦之本母以此，不知是冰心誤記否？以前茅盾用「翠華紅似二月花」作他的書名，出版社收印句，於「字」為「似」字，故事前在香港附近代文學上公認，大陸學界替茅盾辯解，說他仍用意指著中角色者非直「紅」，即非直為社會主義革命命云云。我當時對他們說，即使如此用意，也該改作「如」字，方符合近体詩平仄，可是他們都不懂得。茅盾喜作舊詩，死前對他的後人說，這是他最自得。



201255-91

第4頁

陸老的作品，前此時趙清閣女士送了我一冊他的舊体詩集，見其中亦大多平仄不調。伏生前曾寫了一首題「紅樓夢」的七律給我，未允收入詩集，其末四句：「百家如學見仁智，一代奇書說修真，唯物史現精剖析，浮雲淨掃海天新。」前二句老不惡，但才說了百家見仁見智，末了馬上就要用唯物史現來淨掃，這于只好有一層了。中國知識份子以此不礙邏輯，難怪要弄出文革浩劫來。（我生，五四運動中曾指公事者，王老原取，韻才者，但此言中，不食其言，自視平昔以此述例）

讀「回憶抗戰時期」一文，不勝感慨，其中提到的季長之與我更有文字往還，張克和是我好友，你和老舍相聲表揚，可說為稱有執事，可惜你未詳細表述的內容為何，不知可曾大概么？莽始作打油詩一首，既問侃克和，亦欲使先生告相聲之大要或細節，以存史實，想不以為忤也。

想「控瀛」刺虎」，來，去，考，上學，雅舍老舍說相聲耳，不知說的是什麼？

草此不片，即視

周策縱敬上，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

附寄小詩「湖光」海外，以治三書，及譯詩等，茲以詩來清指，水詩中「湖光」清以「自非謂沙」多以此作，物以類聚，不妨備此一校耳。湖光社中秋表發現用了，著清美人名字，可見書字確有美質，略之也。



201255-91

No. \_\_\_\_\_

林耀椿先生如握：

日前寄上詩人孫大雨先生的一些材料，想已收到。現偶然發現我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曾有一信給梁家秋先生，說到他當時寄我的墨字，現特將他那墨字的照片和我給他的信影印寄上，或在英文普通報或公曆史月刊上發表。他的題可久的人月圓，尤可珍貴。我信中說的主慶運的条幅，我曾在香港給徐復觀先生看過，是徐先生評為「老到」，黃秋先生給我的墨字上有印章（紅色）希望公曆史月刊或其他的刊物用彩色印出。梁家秋先生曾給回信（時已找不到），我只記得他信談過兩點：（一）冰心對平仄問題可能並未弄錯，是如未注意；（二）他和老舍說相聲說的是什么，已記不清了。至于我寄他的詞，他的讚美，可不用說了。反正是對先生敬慕之志，由此而祝

道好 弟 周策縱 手 上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海地生市

真美

(12×25)

與七千古繁華夢 詩眼儘天涯  
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  
鴉數間茅屋藏書篆卷投老村  
家少中何事 松花釀酒春水煎茶

丁卯仲春寫張丁久人句

策縱先生正字 吳寶鈞





## 小 記

### 林耀椿

我與棄園周策縱先生認識源於吳宏一老師邀請周公來文哲所訪問，那時約民國八十年。之後我們彼此有通信，每年過年會得到他寄來自製的賀卡，卡片上有毛筆寫的詩句，現仍歷歷在目。二〇〇三年九月二日我得到周公的信，甚久沒有他的消息，之前知道他身體不好，意外見到他的信，甚感高興。信上述及他近米壽之年，已將中文藏書約一萬冊贈洛杉磯私立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，另英文書贈香港浸會大學。信上提及有楊聯陞先生及蔣彝先生的回憶及往來書信想發表，請我在臺北找個刊物發表。我當時即回信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可以發表。先生很快在九月二十五日寄來〈我和孫大雨先生認識的經過〉一文及孫大雨寫的文章，和孫大雨給卞之琳的信。這篇文章及資料已刊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。我又在九月三十日獲先生大札，並附有渠與梁實秋的信一封，及梁實秋先生給他寫的墨寶相片，周公與梁先生信中提到「舊藏有王湘綺自書詩中堂二幅，故友亦往往以老到二字評贊之」，他與我信中提到這個故友乃是徐復觀先生。周公仍希望這封信及相片也能為他刊出，事後我曾將此信及相片改投其他刊物。十月十八日先生又給我一封傳真信，這也是他給我最後一封信。信中提及孫大雨在《晨報副鑄》發表的新詩〈愛〉是用孫子潛名刊出，要我補寄影印件。由於我提及魯迅的話，他信中說：「我曾有一短文（在大陸發表過）胡適之先生多年前對我說過：魯迅先生是我們的人，他是個自由主義者。不會聽任何黨派或什麼人指揮說話，此文我如找出，會寄給您。」之後，我便無周公的信件，甚至〈我和孫大雨先生認識的經過〉一文刊出寄給他，都沒有得到他的回信。以上是我與周公晚年的通信經過，本專輯刊出周公當時寄我的墨跡，也完成了周公生前的願望。